

卷二

書名 石渠閣精訂皇明英烈傳八十回 崇禎十六年序餘古齋刊本
 撰者 明 闕名 撰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7
 編號 D8634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4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石渠閣精訂皇明英烈傳八十回](#) 崇禎十六年序餘古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石渠閣精訂皇明英烈傳卷一

稽山 徐渭文長甫編

第一回

元主濠奢

昊天示譴

霹靂一聲天地曉

拓開昏翳還明皎

神龍飛奮淮泗濱

毒虺潛逃腥穢掃

落落辰星世誕生

如雲如雨翌神明

赤劍腰橫搖紫氣

寶刀手舞捲愁雲



奇蹟合英烈傳

二

計	長	館	風	施	帝	王
定	歌	延	留	卜	曙	帝
滌	遇	俊	就	行	輝	尚
和	王	傑	駕	藏	煌	長
者	而	策	臺	星	神	祥
歸	曜	定	甄	走	龍	祈
忠	無	元	英	海	呵	護
武	熱	戎	君	迨	獲	聖

双紅堂
小説
17(2)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料2944

(2)

石渠閣精訂皇明英烈傳卷之二

第四回

稽山 徐渭文長甫編

玉帝簡良

禪師護聖

鳳陽城裡帝星明

照徹中原萬里程

邊邊烟息胡塵遠

處處雲開瑞靄生

三台喜得徹垣拱

萬派欣從東海清

自是乾坤多氣色

直須簫管樂主平

却說丞相脫脫受了多少讒言。以身殉國。那時四海紛爭。八方擾攘。劉福通併了芝蔴李。一部人馬。又收了毛貴一黨賊衆。縱橫洶湧。官兵莫當。這也謾提。且說淮西濠州。就是而今叫做鳳陽府。好一座城池。離城有一箇地方。名喚做鍾離東鄉。鍾離西鄉。這就是當初鍾離得道成仙的去處。那裡有箇皇覺寺。原先是唐高祖創造的。

中間大雄寶殿。光燦燦金裝成三世菩提。兩邊挿翅迴廊。影搖搖彩畫出蓬萊仙境。當門塑一箇韋陀尊天。秀秀媚媚。却似活移來一箇金孩兒。見了他那箇不歡天喜地。兩側裝四箇金剛力士。古古恹恹。又像纒坐定一班鐵甲漢。猛擡頭人人自膽破心驚。鍾聲半徹雲霄。舞動起多少迴鶯翔鳳。佛號忽來天碧。醒覺了萬千愚漢蒙夫。

挨的挨。濟的濟。都到羅漢堂前。明敷出前
生今世。爭了爭。嚷了嚷。齊向觀音閣上。暗
投誠。意想心思。也有的有盒。檀攢。逐男趁
女。汙俗。了一片清淨佛場。知賓的也難管
青紅皂白。也有的打齋設供。祈神禱佛。澄
徹了一點如來道念。大眾們那裡曉水火
雷風。

正是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來世因。

今生作者是我。也揭起不題。止說那寺中住
持的長老。喚做高彬。法名曇雲。這箇長老。真
是宿世種得了智果。今世又悟了大乘。一日
冬景淒涼。彤雲密布。灑下一天好雪。曇雲長
老分付說。大眾。今日是臘月廿四。經裏面說。
天下的竈君。同天下的土地。今夜上天。奏知
人間善惡。我今早入定的時節。見本寺伽藍。
叫我也走一遭。我如今放了晚齋。我自進房。

你們或有事故不可來驚動我。囑付已畢竟到房中打坐了。只覺頂門中一道毫光直透重霄。本寺伽藍早已在天門邊拱候着長老。二人交了手。竟至九天門下。却好玉皇登座。三官玄聖。併一切神祇。都一一講禮畢。長老也隨衆人施禮了。立在一邊。只聽得玉皇說。方今世間混亂。黎庶遭殃。這些魑魅將何如。驪遣忽然走出一箇大臣。口稱說。臣是明年

戊辰年值年太歲。臣看來連年戰伐。只因下

界未生聖主。明歲辰年。應該真龍出世。混一

乾坤。肅清世界。且今月今日。是天下土地竈

君申奏人間善惡。乞陛下細察幾世修行陰

德的。付他聖胎。以便生降。特此奏聞。玉皇說

道。朕也在此思量。但原先歷代皇帝降世。都

是星宿。卽如盤古分開天地以來。那伏羲是

虹之精神。農是熒惑星。顛項是瑤光星。神堯

是赤龍之祥。大舜是鳥燕之祥。大禹是水德。星成湯是高媒星。文王是巨門星。漢的高帝是尾星。唐的高祖是金星。宋的太祖是三天門下修文史。如今果要統一天下。定須星宿中下去走一遭。你們那箇肯去。宜直奏來。問而又問。這些星宿都不做一聲。玉皇惱道。而今下界如此昏蒙。你們難道忍得不管。我如今問了四五次。也只不做聲。却是爲何難然。

是墮入塵中也。須卽還天上。何故十分推阻。正說間。只見左邊的金童。替那右邊的玉女。兩下一笑。把那日月掌扇。混做一處。却像箇明字一般。玉皇便道。你兩人何故如此笑。我如今就着你二人脫生下世。一箇做皇帝。一箇做皇后。二人不許阻推。明年九月間。着送生太君。便送下去罷。那金童玉女。那裡肯應。玉皇又說。你恐怕下去喫苦麼。我便再撥些。

星宿輔弼你二人。你二人下去。便如方纔扇子一般。號了大明罷。不得違悞。只見本寺伽藍輕輕的對長老說。我寺中也覺有些彩色。說猶未了。那些諸方的土地。及各家竈君。一過堂。遞了人間善惡的細單。玉皇便說。今據戊辰太歲奏章。說明歲該生聖主。以定天下。我已囑付金童玉女。下生撫定。但非世德的人家。那能容此聖胎。你們可從世間萬中。

選千中。選百百中。選十。送到我案前。再行定奪。分付終了。那天下各省各府。合縣的城隍。同那天下各省各府各縣各里的土地。都出到九天門外。議來議去。不多時。有天下都城隍。手中持着十箇摺子。奏稱陛下。分付揀選仁厚人家。萬千中。選成十箇。特送案前。玉皇登時叫取那衡善平施的秤來。當殿明秤。十家內。更是誰人最重。只見一代一代較過。

止有一家修了三十六世仁德無比至皇却
將摺子拆開口中傳說可宣金陵郡滁州城
尊進來聽旨那城隍就案前俯伏了玉皇囑
付說汝可依旨行事去便這摺子與他城
隍叩頭領訖玉皇排駕回宮長老也出了天
門與伽藍拱手而別迺光到自己身上却聽
得殿上正打三更五點長老開眼見佛前琉
璃內燈光急下禪床拜了菩薩說而今天下

得一統了但貧僧方纔不曾看得那摺子姓
張姓李誰是真龍這是當面錯過了也不必
題但方纔本寺伽藍說道我寺中有些彩色
不知是何主意待我再打坐去細細問他便
知端的長老從新入殿去見伽藍問說方纔
摺子內所問誰氏之子想明神定知他的下
落伽藍對說此去尚有半年之期恐天機不
可預洩長老唯唯只見左邊順風耳跪了報

稱涇州城隍。有使者到門奉迎。議事立等。神車伽藍便起身。別了長老出門不題。時光荏苒。不覺又是戊辰中秋之夕。忽報山門下十分大火。長老急急出望。四下寂然。並無火燄。長老道。甚是古怪。便獨自從迴廊下過。伽藍殿到山門前來。只見伽藍說。直命天子來也。師父當救之。長老迅步而往。惟見一男人同一婦女。睡在山門下。長老因叫行者推醒。問

他來歷。那人說。我姓朱名世珍。祖居金陵朱家巷人。因元兵下江南。便徙居江北長虹縣。後又徙涇州也。略略蓄些貲財。昨因失火。家業一空。有三子朱鎮。朱鏜。朱釗。又皆失散。今欲與妻陳氏同上野貽。投女婿李楨。織蓆生理。至此天晚。且妻子懷妊。不便行動。打攪禪門。望師父方便。長老看朱公相貌不常。所娠的莫不是真主。因曰。懷娠人行路不便。不如

就此隣近賃一間房與公居住何如。朱公道
好。次日長老到東鄉劉大秀家賃一間房與
朱公住。因此與些貲本過淮。三箇失散的兒
子也仍舊完聚了。但未知所生男女何如。正
是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瑞氣落誰家。

第五回

帝耀輝煌

神龍呵護

草昧英雄起

謳歌曆數歸

風塵三尺劍

社稷一戎衣

翼亮真文德

丕承戡武威

聖圖可廣大

宗祀日光輝

陵寢盤空曲

熊羆守翠微

再窺松栢路

還見五陵飛

却說曇雲長老。賃下房子。與朱公夫妻安頓。又借他貲本生意。不只一日。却是九月時候。不暖不寒。天清日朗。直箇好天色。長老心中轉道。去冬臘月廿四入定之時。分明聽得是九月間。真主誕生前月伽藍。分明囑付好救天子。這幾時不曾往朱公處探望。不知曾生得是男是女。我且出山門走一遭。將到伽藍殿。遙忽見一箇人。劈頭撞來。長老把眼來看。

看這八劫生得

一雙碧眼兩道修眉。一雙碧眼光炯炯。上
逼層霄兩道修眉。虛飄飄下過躋底臙骨
稜稜。直箇是烟霞色相。丰神燁燁。偶然來
地上神仙。行如風送殘雲。立似太山不動。
却對長老說。我有丸藥兒。可將去前日那租
房住的朱公家。下生產時用。長老明知他是
神仙。便將手接了。說曉得。只見黑風一陣。那

人也不見了。長老竟把藥送與朱公說。早晚婆婆生產時可用。朱公說難得師父到此。素齋了去。朱公便進內說。打點供養長老。長老自在門首不多時。只聽得一村人是老是小。都說天上的日頭何故此別日異樣光彩。長老同衆人擡頭齊看。但聞天上八音齊震。諸鳥飛繞五色雲中。恍如十來箇天娥彩女。抱着箇孩兒。連白光一條自東南方從空飛下。

到朱公家裡來。衆人正要進內。只見朱公門首兩條黃龍繞住。裏面大火冲天。烟塵陡亂。衆人沒一箇擡得頭。開得眼。各自回家而去。長老也自慌張。却好朱公出來說。蒙師父送藥來。我家婆婆便將去。咽下。不覺異香遍體。方纔幸得生下一箇孩兒。甚是光彩。且滿屋都覺香馥。侵人。長老說此時正是未牌。這命極貴。須到佛前寄名。朱公許諾。長老回寺去。

了不題。却說朱家生下的公子。三日內不住啼哭。舉家不安。朱公只得走到寺中伽藍殿內祈神保佑。長老對朱公說此事也非等閒。諒非藥餌可愈。公可急回。長老正送朱公出門。只見路上走過一箇道人。頭頂鐵冠。大叫道。你們有希奇的病。不論大小。可治。長老便同朱公問說。有箇孩兒。生下方纔三日。只是啼哭。你可醫得麼。那道人說。我已曉得他哭了。故遠遠來見他。我若見他。包你便不哭。朱公便領道人到家。抱出新生公子來。見那道人。那道人把手一搖。口裡囑付說。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前路非遙。日月並行。便到那時。還你箇呵呵笑。拱手而別。出門去了。朱公抱了公子進去。正要出來款待。四下裡那裡去尋道人。自後朱公的孩兒。再也不哭一聲。真是奇異。一日兩兩日。三早已是滿月兒。百

了。故遠遠來見他。我若見他。包你便不哭。朱公便領道人到家。抱出新生公子來。見那道人。那道人把手一搖。口裡囑付說。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前路非遙。日月並行。便到那時。還你箇呵呵笑。拱手而別。出門去了。朱公抱了公子進去。正要出來款待。四下裡那裡去尋道人。自後朱公的孩兒。再也不哭一聲。真是奇異。一日兩兩日。三早已是滿月兒。百

祿兒拿週兒朱公將公子送到皇覺寺中。佛前懺悔。保佑易長易大。長老因取箇佛名叫做朱元龍。字曰廷瑞。三歲五歲也。時常到寺中戲耍。不覺已是元順帝至正甲申六月。朱公子時已一十七歲。誰想天災流行。疫癘大作。一月之間。朱公朱母併長兄朱鎮俱不幸辭世家貧也。備不得齊整棺木。只得草草率率。將就同兩箇阿哥擡到九龍岡下。正將擡

土埋。塋條忽之間。大風暴起。走石飛沙。轟雷。月。公子同那兩箇阿哥開了眼。閉不得。閉了。眼開不得。但聽得空中說。玉皇昨夜宣言。喚本府城隍。當境土地。押令我們四大龍神。將朱皇帝的父母。埋塋在神龍穴內。土封三尺。我們須要即刻完工。不得違背。朱公子三人。只得在樹林叢蔚中躲雨。未及一刻。天清日出。三人走出林來。到原放地。

面觀那父母及大兄棺木都不見了。但見土
石壅蓋巍然一箇大墳。三人拜泣回家。長嫂
孟氏同侄兒朱文正仍到長虹縣地方過活。
二哥三哥亦自各各出贅。朱公子快快無歸。
鄰舍汪婆對公子說。今年荒米貴無可依棲。
你們朱公朱母向日曾將寄拜寺內。不若權
且爲僧何如。朱公子聽計。應說也是也是。自
是捨身皇覺寺內。不意曇雲長老未及兩月。

也。一夕白日升天去了。寺中衆僧向因朱公
子爲長老愛重。今後便十分不禮。一日關出
朱公子在殿前石甬道上。不許進。睡朱公子
仰天嘆息。止見銀河耿耿。白露零零。遂口吟
一絕。

天爲羅帳地爲氈。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間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吟罷驚動了伽藍。伽藍心中轉說這也是王

皇金童目下應該如此困苦。前者初生時大哭不絕。玉皇喚我。轉召鐵冠道人安慰他。但今受此迤邐。儻或道念不堅。聖躬有些啾唧。也是我們保護不週。不若權叫夢神打動他的睡魔。托與一夢。贈他詩詞。以安他的志氣。此時朱公子不覺身體困倦。席地和衣而寢。眼中但見西北天上。群鳥爭飛。忽然仙鶴一隻。從東南飛來。啄開衆鳥。填間仙鶴也不見。

止有西北角上。起一箇朱紅色的高臺。週迴欄檻。上邊立着兩箇。到像金剛一般。口中念念有詞。再上有戴幘頭抹額的。兩行列着中間三尊大神。竟似三清上帝。美貌修髯。看着朱公子。却有幾箇紫衣羽士。送到絳袍一領。朱公子將身穿着。只見雲生五彩。紫衣者說。此文理真人之衣。旁邊又一道士把劍一口。跪送將來。口中稱說好異相。好異相。因授詩。

一首道。

祥雲覆鉢應黃袍。

氣槩凌霄萬丈高。

卓越出乎人世上。

定平海宇統天朝。

拱手而別。公子醒來。却是南柯一夢。細思量。甚是奇恠。次早起來。却有新當家的長老。囑付說。此去麻湖。約有三十餘里。湖邊野樹成林。恁人採取。爾等可各輪派取柴。以供寺用。如違。逐出山門。別處去吃飯。輪到朱公子。却

是大風大雨。眾僧你我不顧。却又上得路邊。

走到湖邊。早已野林中漁燈相照。四下更無人聲。止有蟲鳴草韻。公子只得下湖中砍取。

那知淤泥深的深淺。能淺不覺將身陷入。一

大澤中。自分必遭淹溺。忽聽得湖中有云。皇

帝被陷了。我們快相接應。庶免罪戾。公子身

邊。只見許多蓬頭赤髮。圓睛。鰓牙。綠臉的。近

來說。待小鬼們用力扶你上岸。岸上柴。我們

來說。待小鬼們用力扶你上岸。岸上柴。我們

鬼恠也替皇帝砍了。跟隨你到寺門邊去。公子把身一跳却也。不是大澤。也不是麻湖。已是皇覺寺山門首了。公子挑了柴。竟進香積厨前。殿上鼓已打三更。衆僧却已熟睡。未知當家的長老埋怨何如。

第六回

龍十行藏

星來邂逅

柳滿春江花滌川

清歌妙舞繞樽前

不談陳跡愁芳草

且聽新聲歡客筵

旺氣映將山海立

帝星照耀地天旋

濠州八面威風振

紫閣黃扉勒簡編

且說公子陷入湖中。諸般的鬼恠。也有來挽脚的。也有來持手的。也有將肩幫襯着公子。

的也有直在水底下將背脊駝着公子的也。有在岸上替公子挑柴的。也有在路上替公子挑担的。不多時已送到寺邊門首。說我箇自去。皇帝請進內方便。那時覺有三更左右。公子進寺就睡不題。却說這些禿子說向來曇雲師父在時只說他後來發跡不意今朝至此不回。多分淹沒湖中了。說說笑笑各自歸房。次日天明當家長老叫行者起早燒湯。

做飯那行者驀來驀去。都是柴堆塞的。那裏尋個進廚房的路頭。口中不說心中想道。昨日臨睡時空空一個竈房。這柴那得許多。便是朱行者一箇去湖中樵柴。怎麼便有這山堆海積的柴草。只得叫動大眾挑的挑。擡的擡。擡出潔了半日。方纔清得條走路。公子起來自家也看得呆了。心中想說。若是如此看來。莫不是我果有天子之分。但今日沒有一箇。

可與計議的。我不如走到伽藍殿中。問個終身的吉凶。料想明神也有分曉。將身竟到伽藍殿來。却有筮經在側。公子一一訴出心事。問說如我雲遊在外。另有好處。別創箇庵院。不受這些腌臢閒氣。可還我三箇陰筮。如我不戴禪冠。另做生意。將就做得箇財主。可還我三箇陽筮。如我趁此天下擾亂。去投奔他人。受得一官半職。可還我三箇聖筮。將筮望

空擲下。那筮不仰不覆。三次都立着在地。公子便打動做皇帝的心情。密密向神訴說。今我三樣禱告明神一件也不依。莫不是許我做皇帝麼。如我果有此分。明神可再還我三箇立筮。望空再擲。只見又是三箇立的公子。又禱告說。這福分非同小可。且無一人幫扶。赤手空拳。如何圖得大事。儻或做到不伶不俐。到不如一箇愚婦愚夫。再告明神。示以萬

全如或果成大事。當再是三箇立苑。那知擲去。又是三箇立苑。公子便深深拜倒在地。許說我若此去。一如神鑒。我當重新廟宇。再整金身。拜告未已。只見這些禿子。走來埋怨說。你把這些柴亂堆亂塞。到要我們替你清楚。你獨自在此耍子。公子也只做不聽得。竟到房中。收拾了隨身衣服。出了寺門。別了隣家。汪媽媽。竟投肝胎縣。尋妙夫李禎。路上不只一

月來到肝胎。見了姊姊。姊姊說道。此處屢經荒旱。家業艱難。那能留得你住。你不若竟往滁州去。投娘舅郭光卿。尋個生計。庶是久長。公子應諾。姊姊因安排些酒菓相待。不意外邊走進一箇孩兒。

燕額虎頭。蛾眉鳳眼。丰儀委爽。面如塗粉。口如硃骨。格清瑩。耳若垂珠。鼻若柱。光朗朗。一箇聲音。恍惚鶴鳴天表。瑞溶溶。全身

體度儼然鳳舞高岡。不長不短。竟是觀音
面前的善財。半瘦半肥。真像張仙抱來的
龍種。

後人想像他的神色。口占四句道。

靈分婦妹產岐陽。英武文明已夙章。

自羨寧馨人世少。應知日兔是星房。

公子便問。此是誰家的小官。姊姊道。此便是
外甥李文忠。便叫文忠。你可拜了舅舅。公子

十分歡喜。問他年紀。說道。今年十歲。席中談
吐。甚是相投。當晚酒散。次日公子取路上到
滁州。見了娘舅郭光卿。叙起寒溫。公子將父
母兄弟的苦楚。訴說一遍。郭光卿說。今來此
正好伴我兒子讀書。迅速光陰。次年公子却
已十八歲了。郭光卿收拾幾車梅子。同公子
上金陵販賣。進至和州。時值夏初。天氣路上
炎熱。光卿說。你可將車先行。我作息片時。便

來公子推車趕路不題。却說光卿兩年前曾與一箇光棍爭執到官。那光棍理虧輸了。便出入衙門。做了一箇聽差的公人。今却同一夥公差在塗中撞着那光棍。睜開兩眼。叫道：「警人相見。分外眼清。」郭光卿今日那裡走。且喫我一拳。光卿喝道：「你這厮還不學好。猶敢如此無禮。」那漢子劈面打來。光卿把手一格。那漢子見光卿格開。又趕過一拳。光卿也只

不來抵敵。把那身子一閃。那漢子想是虛張的氣力。眼中對日頭昏花。一交跌倒。却好跌在一塊尖角的大石頭上。來得兇。跌得重。一箇頭撞得粉碎。嗚吸哀哉。伏惟尚饗。那些夥裏叫道：「你何故打殺了公差。且送到官司。再做道理。」光卿逞出平生武藝。打開一條路。連夜奔逃去了。公子將車向前。等待多時。不見光卿轉來。尋覓路上。人洶洶只說前面有一

箇人被人打殺了。那兇身逃走了。公子心下
思量。大分是毋舅。做出這事了。只得將梅子
自上金陵販賣。只見那柳陰之下。立着有四
五箇人。或是舞刀的。或是弄鎗的。或是耍棍
的。演了一回。又坐息一回。公子見他們四五
箇。一箇箇都好手段。便將車子推在一邊。把
眼睛注定來看。那些人又各演試了一回。從
中一箇人。叫好口渴也。那得茶喫一口也好。

却有一箇便指着車子說。你可望梅止渴麼。
公子便從車中取百十箇梅子。送與四五箇
喫。說道途中少盡寸情。那些人那裡肯受。公
子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便收了罷。再三送
去。他們勉強收了。就將梅子勻勻的分做五
處。各人遂受一處。便問公子行徑。公子一一
直說。這也是天結的緣。該在此處相逢。公子
也問他們姓名。只見一箇最年紀小的。便指

說這一箇是我們鄧大哥。單名喚鄧愈。從來舞得好。長鎗人因稱他有四句口號說。

文八龍蛇繞法身。追風趕月鄧天真。

有朝遇主成鴻烈。映月燕騰空看宿精。

又指一箇道。這是我們湯大哥。單名叫做湯和。自幼兒慣舞兩把闊斧。人也有四句口號兒稱讚他說。

抖擻神威誰敢當。雙輪月斧煞光芒。

功名姓字標彝鼎。鼎宿鷄神湯大哥。

側身扯過一箇說。這箇是我們郭大哥。單名

郭英。七五歲兒看見五臺山和尚在此抄化。

那和尚使一條花棍。如龙如電一般。郭大哥

便從他學這棍法。而今力量甚大。用熟一條

鐵棍。那裏敢近他人。也有四句口號兒稱讚。

通天袂臂水參星。想是汾陽復耀靈。

一批平成天地烈。喜看到處勒勳銘。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一夥兒正說得好，忽起一陣怪風，那風拔樹
颺沙，對面不識去路。這四五箇人都扯了公
子，說我們且到家裏一避惡風。待等過了你
推車上路，何如？公子說：邂逅之間，豈敢打攪
這四五箇人說不必過謙，只見那後生充規
公子的梅車，已是推去了。口叫說：你們同到
我家來，正是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
言不盡，前路日將斜。公子此去何如？六回終

第七回

風留龍駕

臺顯英名

列宿乘風載酒來

水邊曲榭石邊臺

英雄志合三生座

魚水情投數舉杯

竹影聚窓疑鳳下

颯風吼樹儼龍回

知君各抱凌霄志

此地天教會俊才

却說那後生，趁着大風，先把公子的梅車，如
飛似水推着，口裡叫道：你們都到我家推避。

一回再作區處這四五人也把公子扯了就走不上半里就到那後生家裡後生便將車子推進叫道阿哥我邀得義兄弟們到家避風又有一個客人也到此你可出來相見只見裏面走出一箇人來那後生說這是家兄公子因與衆人一一分賓坐了那後生說道方纔大風路上不曾通得姓名完備因指着郭英肩上一位說也姓郭便是六哥同宗雙名子興等使得一把點鐵鋼叉一向在神策營十八萬禁軍中做箇教師因見世道不寧回家保護這些人也有幾句讚他說

山又獨立逞英雄

儼似神虺吐舌時

萬馬爭先誰抵敵

翌星化下火蛇兒

我小可姓吳名楨家兄名良原是廬州合肥人家兄也能使兩根鐵鞭鞭約三十餘斤人見他運得百般閃爍因也有幾句口號

雙鞭挺豎如羊角。轉電乘風人莫覺。
想從天降鬼金羊。生向人間搖海嶽。
公子便問長兄。方纔在柳陰下。也逞威風。幸
得注目看這兩把長劍。每把也約有八尺餘
長。長兄舞得如車輪兒一般。空中只見劍不
見身。這方法從那裏學來。真是奇蹤罕邁。畢
竟也有人讚歎。願聞願聞。吳禎說小可年冲
力少。那能如得這幾位義兄。所以人也沒有

題咏。只見鄧愈對公子說。這箇義弟的劍法。
向者從雲中看見兩條白龍相鬪。別人都躲
過了。不敢看他。他偏看得十分清潔。自後便
把劍來舞動。幾次有俠客在此較量。再沒有
一箇勝得他的。人人都說道。此是鬼神所授。
便也有幾句詩讚他。

劍術匪從人世用

恍若雙龍雙觸首

天生名世翊真君

井星木犴符陽九

舞動光華躍躍飛。上清霄漢掃邪輝。
轉斗廻星憑肘腋。八方隨處壯神威。
公子應聲說。果是列位的武藝精強。這些吟
咏的都一一名稱其實。但而今混亂世界。只
恐怕埋沒了列位英雄。四五箇都說。正是如
此。前者望氣的說。金陵有天子氣。我輩正在
此打探。約同去投納。至今未有下落。只見昨
日有一箇道人。戴着箇鐵冠。在此叫來叫去。

說明日真命天子。從此經過你們好漢。須要
識得。不要當面蹉過。我們兄弟。所以今日清
晨。在此候了。直至如今。更不見有人來往。正
說時。只見吳良吳禎。托出一盤馥飯來。扯開
棹子說。且請酌三杯。公子便起身告辭。吳良
兄弟說。那有此理。今日相逢。也是前生緣分。
况外面惡風甚緊。略請少停。待風寂好行。這
些義兄弟也說。借花獻佛。尊客還請坐。公子

只得坐了。酒至數巡。風越大了。天色漸漸將晚。吳楨開口說。尊客今日。不如在此荒宿。一宵。明早風息。方纔可行。公子說。在此攬擾。已覺難當。况說箇宿。衆人又一齊說。卽今日色漸將西落。此處直過五六十里。方有人家。我們衆兄弟。都各將一壺一豆來。以伸寸敬。便明早去罷。公子見他們十分殷勤。且想此去若無人家。何處歇腳。便說。既然承教。豈敢過

是。十分打攬。說話之間。這些兄弟們。不多時。俱各整頓七八品菓。散來羅列了四五。圍頭聚面。都來恭敬着公子。公子一一酬了十數杯。不覺微醺。便說。酒力不堪。少容。意息片時。再起來奉擾。吳楨便舉燭。公子。真灣模角。到一箇清淨的書房。說請少息。頃。後來再請便。反首闔了房門。去了。公子。攬起一看。真是清香爽。明意。或別一洞天。和衣。

倒不題。却說湯和與兄弟兒說列位看。這梅子客人。生得何如。衆人都說此人相貌。異常。後來必有好處。湯和頓頭說。昨日的道。人也來得希奇。莫不應在此人身上。正說間。只見外面多人簇擁進來。說吳家後面書房。裏起了衆人。流水跑到後面。看不見响動。止。光一閃。紅光罩着書房。多人也都散了。湯和。此事深疑矣。我們六弟兄。不如乘此夜。

間請他出來。拜從他爲後日張本。何如。六箇人。一齊走到書房。公子也却好醒來。六人納頭。便拜。公子措手不及。流水扶將起來。他六箇把心事細說了一遍。公子說。我也有志於此。因說起投母舅郭光卿事情。是夜連公子七箇都在書房中歇了。次早天清日爽。公子作謝了衆人起身。他們六箇說。我們都送一程。路途上說說笑笑。衆兄弟輪流把梅車推。

黃烈傳 卷二
趕將近下午。已到金陵。梅子大貴。不多時都脫手了。公子對六管說。我欲往武當進香。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列位且各回家。待我轉來。再作區處。眾人說。我們也都往武當走。迨是日。登船渡江。不一日。回到武當。燒了香。回到店中。與六弟兄買酒。正喫間。忽有人來說。滁州陳也先在此戲臺上比試。公子說。我們也去看看。只見陳也先身高丈八。狀貌堂堂。在

戲臺上說。我年年在此演武。天下的英雄不敢有比試的。儻贏得我的輪銀一千兩。公子大怒。便湧身跳上臺來。說。我便與你比比。何如。兩人交手。各使了幾路有名的拳法。也先欺着公子身材小巧。趁着公子將身一低。便一跳。將兩腳立在公子肩幫上。喝采道。這箇喚做金鷄獨立形。象人也。喝好。公子趁勢。却把肩幫一悚。把兩手扭緊了。也先的腳在臺

上滾了百十遭。喝聲道：「吃祀也！」忽然臺上空
中丟下來，叫說：「這箇喚做大鵬攪海勢。」衆人
喊笑如雷也。先懷羞連呼步兵數百人，一齊
湧過動手。公子跳下臺，望東便走也。先隨後
飛也趕來，只見鄧愈、湯和在左邊，郭子與吳
朗在右邊，兩邊迎着喊殺。吳楨、郭英又保着
公子先走也。先併數百步兵力怯而逃，四人
也不追趕。天晚走進一箇玄帝廟，後殿歇息。

一更左右，只聽得前邊草殿鼓樂喧天。公子
同衆探望，却正是陳也先飲酒散悶。公子大
怒，四下放起火來，焚了這草殿也。先逃去了，
不題。公子正睡間，只見一箇青衣童子同兩
箇金甲將軍說請陛下上殿說話。公子看時，
却正是北極玄天上帝。上下賓主而坐。玄帝
說：「早來承君賜香，多感多謝。公子也不做聲。
玄帝又說：「此天以後，正是皇帝發跡之年。小

神自當効力保護。但今日爲陳也。先皇帝燒毀了。小神修行草殿。今後不便安身。奈何。奈何。公子對說。他日我得一統河山。四海昇平。卽當造一座金殿。供奉神聖。茶罷而別。醒來却是一夢。次日公子與衆人離了武當。逕回金陵。只見途中一人。口裏問說。足下不是武當山臺上比試的豪傑麼。公子便應說不敢。那人卽同三箇人攔路就拜。公子慌忙扶起。問他來見原縣。正是不惜流膏助仙。願將楨幹捧明君。

第八回

館延俊傑

策定元戎

寶劍金螭敢自韜

同來義結着征袍

祇緣明主稱龍見

難避時人識鳳毛

冠服進賢聲振日

前橫大羽氣臨濤

只今歌管歎無極

謾吐新詞醉濁醪

却說公子同眾人路取金陵而回却有一箇

人領着三箇崗說足武當山比試的朱公子

攔路便拜公子連忙扶起看那人一表身材
年紀止約有十五六歲便問尊姓大名那人
對說小可姓花名雲從小兒學得一條標鎗
也要圖些事業因見足下臺上本事且一毫
沒有矜誇之色後來必大有為因同這三箇
結義兄弟華雲龍顧時趙繼祖來投伏乞不
拒公子不勝之喜領四箇見了鄧湯等衆共
到滁州只見娘舅郭光卿已在家中甚比常

時不同公子便問說娘舅何以遽然顯赫光
輝對說自那日壞了公入不敢回家逕到淮
東安豐投順了紅巾劉福通他見我形表異
常因與兵一萬掠淮西一帶郡縣誰知兵到
濠州守將孫德崖聞風移降我因進城招募
豪傑如今却好回來看看家眷不知賢甥身
邊爲何也有這多人踴附公子也一一把事
情說了一遍因勸娘舅何不去了紅巾自立

王號光卿依了公子。自稱做滎陽王。令部下
去了紅巾。以公子爲神策上將軍。便把所有
的女兒。原姓馬氏。是宿州茂子鄉新豐里人。
配與公子。又立一箇招賢館。把公子招集天
下英雄。却說劉福通聞了這箇消息。便着人
來問何以去了紅巾。稱了王號。公子對來人
說。方今天下豪傑四起。各據一方。不必相問。
若日後爾們有厄。我當與你解圍。以報起兵
之誼。那人回覆不題。公子在館日夕招納四
方英雄。却已是至正十三年。忽一日。兩箇人
走進館來拜說。小可是定遠人。姓丁名得興。
這箇濠州人。姓趙名德勝。聞公子姓名。願請
麾下。公子看那丁德興。

面如黑棗。眼若金鈴。穿一領皂羅袍。立在
旁。却是光黑漆的庭柱。杖一條生鐵棍。靠
在後。渾如久不掃的烟煤。真箇是黑夜又

來人間布令鐵哥哥到世上追魂。

公子因喚他做黑丁那箇趙德勝膂力異常。魁梧出眾馬上使一條花標運動如飛百發百中材勇當先公子也命他為前鋒丁德興又對公子說我們定遠有一箇喚做李善長此人足智多謀潛心遠古當初他的母親懷着飽時夢見一箇緋袍的神說道不久該真龍出世我特抱洞明左輔星君為汝之子長

來做第一位文臣輔佐他後邊生下此子聰明穎異人因有幾句號稱讚他。

頭角生來異 聰明分外奇

一清蘭蕙色 無量運籌知

博學稱文府 宏裁裕武規

洞明來輔世 真是帝王師

又有兄弟二人一箇喚做馮國用一箇喚做馮國勝他兩人一母所生那母親懷國用時

夢見李星墮入懷中。因而坐產。後來懷那國
勝晚來。忽入園中。閒步却見一箇文麈。頸上
掛一條柳圈。只顧在他母親的匾前走來走
去。將至日暮。竟便撞入在母親衣內。再不見
了。便不覺肚痛。生出這國勝來。身上毫毛都
似文麈的顏色。從幼只喜歡柳樹。人就說他
必是柳土獐。下降他兄弟武藝高強。人也有
稱讚他的詩句。

好箇大兄馮國用

水學呈見爲世重

小兒國勝柳獐精

更是奇豪兄弟兵

德門積蔭還幾許

天產麒麟雙與汝

伯氏吹簫仲氏簫

忽朝天上聲名馳

雙星耿耿拱比極

方是男兒得志時

公子若好賢禮士。德興當去招他公子。說我
一向聞李公的名。正愁無門可去通箇信息。
你當去走一遭。若馮家兄弟同來。更好。德興

出館而去。不一日請他們三箇到館中。見了公子。公子下階迎接。說話之間。句句奇拔。馮案兄弟亦各異偉。因說果然名下無虛。遂拜善長爲叅謀。馮家兄弟俱托腹心之任。正說話間。只見外甥李文忠姪兒朱文正領着三箇人進來。公子歷歷說了別來的事務。便指道。他們三箇是誰。文忠等說。我們路上正走。不意撞着他父子二人。父親喚做耿再成。他

令郎喚做耿炳文。俱膂力超人。路中商量無人引進。故我們因帶他來。這位姓孫名炎字伯容。金陵句容人。一足跛。跋無書不讀。善於詩歌。向有文學之名。今亦願在府中做箇幕賓。公子大笑道。今日之會。叔姪甥舅。文學干戈。都爲畢集。亦是大快事。席間便問李善長說我欲立一員大將。統設軍機。未知何人可用。李善長云。昔漢高祖問蕭何說誰人可將。

蕭何對說。周勃敦厚少智。灌嬰愛欲不明。樊噲勇而無才。王陵氣小不大。凡爲大將者。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國君好賢。賢才必至。高祖因聘募天下豪傑。不上兩月。韓信棄楚投漢。遂設壇拜他爲天下掌兵都元帥。後來樵有漢祚。今欲求大將。庶幾一人可當此任。公子問說是誰。善長說濠州城外永豐縣有一人。姓徐名達。字國顯。祖貫鳳陽人。精通韜略。

名振鄉閭。母親生他之夕。合鄉老小望見北斗。右弼星光。竟從他家瓦上墜下。豁喇喇如霹靂一聲。滿空中如火的燄燄不息。不移時便生他下來。如今也約有二十餘歲。他們徐壽輝。劉福通。張士誠。時常追人來請。他說彼輩非可輔之人。堅意守已。待時不出。常說帝星自在本郡。我豈遠適他人。若得此人。大事可成。公子說煩公就與我招他何如。李善長

英列傳 卷之九
說昔湯聘伊尹。文王訪呂尚。漢得張良。光武求子陵。蜀主三顧諸葛。符堅任王猛。此乃下賢之效。還是公子自去迎他。總是公子次日因去對滁陽王說道。麾下雖有數萬甲兵。惜無大將。今李善長荐舉徐達。特請命欲與李善長親去請他。滁陽王依允。公子就同善長策馬去請。未知來否。正是欲圖一統山河業。先覓麒麟閣上人。 第八回終

長歌遇主

兩曜垂勳

上客相過鵲亂喧

萍蹤初合契無言

神龍一代名偏重

附鳳千年道自尊

薰琴謾弄樓中調

瑤劍應寒滁上蒐

從此台星多廟筭

直堪杯酒定乾坤

却說公子同李善長辭了滁陽王。前至永豐鄉。公子遂屯了軍。傳令不許擾動居民。兩人

竟自下馬。步入村中。探到徐達門首。忽聽得門內將劍彈了幾下。作歌曰

萬丈英豪氣 懷抱凌雲志

田野埋祥麟 鹽車困良驥

何年龍虎逢 甚日風雲際

文種在奇才 下和屈真器

揮戈定太平 仗劍施忠義

蛟龍滯淺池 虎豹居閒地

傷哉時不通 未遇真明帝

善長便向公子說此歌。就是徐達聲音。公子喜曰。未見其面。先聽其聲。只這歌中的意思。便知是箇賢才。善長扣門良久。只見徐達自來開門。公子看了。果然儀表非常。又溫良。又軒朗。又謹密。又偉奇。三人共入草堂。講禮分賓坐了。茶罷。一巡。徐達問說。二公何人。恁事。下顧善長。叙出原因。徐達俯謝說。既蒙光召。

焉敢不往。但未卜欲其何用。公子曰：群雄競起，四海流離，特請公共救生靈。徐達便說欲救生靈，還須掃淨群雄，統一天下。但今元勢尚盛，諸雄割據，亦都富強，以濠州一郡之兵，欲成六合一統之業，不亦難乎？公子說：昔周得太公而紂滅，漢得韓信而楚亡，得賢公輩仗劍誅奸，且俟有德者以係民望，何處難一。徐達笑曰：從古定天下者在德，不在強。公子

能以仁德爲心，不嗜殺爲本。天下不足平也。便安慰了家屬，與公子李善長三人，並馬竟至禮賓館中。公子細問戰攻之術。徐達說：臨陣發謀，宜隨機轉變，豈有定着。但上勝以仁中勝以智，下勝以勇，仁智勇三事爲將者缺一不可。公子又問爲國者，有小而致大，有大而反亡者，何故。徐達說：合天理，應人心，愛衆卹物，敬老尊賢，自人樂而從之，雖小而可致

大倘奢淫暴虐。或柔而無斷。或剛而少仁。或
愚昧不明。或好殺不改。未有不亡者也。公子
大喜。自後惟李善長徐達同眠共寢。次日引
見滁陽王。王授以鎮撫之職。數日後。滁陽王
以公子爲元帥。徐達爲副將。趙德勝統前軍。
鄧愈統後軍。耿再成統左軍。馮國用統右軍。
李善長爲參謀。耿炳文爲前部先鋒。馮勝爲
五軍統制。李文忠爲謀計。使率兵七萬。攻打

滁泗二州。刻日起兵。至泗州界上安營。議取
泗州之計。大夫孫炎上前說。泗州張天祐。是
不才故人。其人剛直忠厚。與我甚契。願往泗
州說他來降。公子分付大夫用心做事。孫炎
辭了出帳。逕入泗州城。來見天祐。兩人叙禮
畢。天祐問說。仁兄何來。孫炎說。某因放志飄
流。近投滁陽王帳下。他館中有箇朱公子。才
德英明。文武兼備。龍行虎步。必大有爲。今提

兵取泗州。炎知足下守此，特來相告。儻肯歸附，足見達權。天祐說我也慕公子，是一世之英。有人君之度，但我受元爵祿，背之不忠。孫炎說：今元順以胡元而混中國，淫恣不仁，退賢任佞，君棄暗投明，有何不可。天祐思量了一會，說：遵命遵命。卽列儀仗鼓樂，出城迎降。孫炎先到營中，具說前事，便引天祐到帳中相見。公子說：將軍來歸，真是達權知機之士。

遂授中軍較尉。公子引兵入城，撫恤了百姓。卽留天祐守城。次日起兵向滁州，以花雲爲先鋒。那先鋒怎生打扮，但見

頭頂一箇晃朗朗金盔，身披一領密鱗鱗銀鎧。腰邊繫一條鬚獅錦帶，心前扣一箇盤龍金環。弓梢斜挂魚囊，韋錚錚弦鳴五色箭羽。橫裝象袋，鋼鑠鑠鏃聚三稜。坐下千里馬，白若飛霜。襯着九雲裘，花如映日。

英雄傳 卷二
手中縮七八條標鎗。運將來那管你心窩
手腕袋裡藏六七升鐵彈。拋將去決中着
腦後胸前。喝一聲似霹靂捲風沙舞幾回
都鋒芒飛劍戟。

正是花貌却如觀自在。追魂勝過大閻羅。單
騎向前恰遇着賊兵數千在路。那時花雲盼
着後軍未到。便抖擻精神。保了公子橫衝直
撞。如入無人之地。驚得那數千賊人沒一箇

敢爭先抵當。後人看到此處讚歎不休。有詩
爲証

滁州界上顯鴻功。誰似東丘花令公。

土貉萃靈天佑順。萬人頭上逞英雄。

賊兵潰散花雲因。於滁州北門外屯兵。元將
平章陳也先橫刀直殺過來。後軍左哨統制
將軍郭英却好迎敵。戰了五十餘合。不分勝
負。元陣上又閃出他兒子陳兆先。與姚節高

來助陣早有湯和鄧愈馮勝趙德勝一齊冲
殺只聽得東南角上一枝兵呐喊如雷紅旗
招灼纒帶飛翻爲首一將坐在馬上竟有五
尺餘高生得面如鐵片鬚似鋼針坐騎趕日
黑棗騮肩擔偃月宣花斧從元兵陣後冲殺
將來此是何人來助。

室火猪星忒膂力 倏忽搏風生羽翼
霹空閃出輔明君 自是鴻動開九域

殺氣橫將雲漢面 腥羶膽落幾成灰

柳拂旌旗刀映日 迄今麟閣像崔嵬

元兵三面受敵陳也先大敗不敢入城竟棄
了滁州向北路而走公子鳴金收軍駐札城
外只見那員大將身長九尺步到營前下拜
公子急將手扶起問說將軍何人那將說小
可姓胡名大海字通甫泗州虹縣人因李芝
麻亂自集義兵護持鄉里聞元帥德名故來

助陣納降。公子便授他軍前統制。是日元帥張玉獻出城投降。公子入城撫民。將兵次於滁州。仍分兵取鐵佛岡寨。攻三江河口。破了張家堡。收了全椒。并大柳諸寨。因分兵圍六合。裨將趙德勝爲流矢中了左股。血染征袍。臣量數次。公子親爲敷藥調治。隨令耿再成同守瓦果壘。元兵急來攻打。公子日逐設計。備敵探知事勢稍緩。欲暫回徐州。蚤有哨馬來報說。元人又集大兵來攻滁州。耿再成對公子說。他兵聚集而來。其勢盛大如此。如此何如。公子說甚好。依計而行。衆將得令。各自整點軍馬行事。耿再成率了本部人馬。自來應敵。未知勝負何如。正是大將營中旗一展。敵人惟有膽俱寒。



第十回

計定滁和

星歸忠武

鐵馬連城起戰樓

征雲殺氣擁貔貅

摩生聖主開淮甸

分念英雄萃泗州

夜半鶻啼鋒鏑慘

深秋鴈唳大刀頭

乾坤鼎沸從今靖

山自清兮水自流

却說諸將各自得令四下安頓去訖將軍耿再成率了部伍結束上馬來到陣前一望只

見那元兵浩浩蕩蕩如雲如霧的來。打頭一員將。挂着先鋒旗號。不通名姓。直殺過來。耿再成見他洶湧。便也不打話。兩馬相交。戰上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再成便沿河勒馬而走。那箇先鋒。乘機率了元兵。一齊趕來。再成看元兵緊趕。便緊走。慢趕。便慢走。約將二十里地面。只見那柳樹上。揷着紅旗一面。趁風長搖。再成勒轉馬來。大喝一聲。說元兵陣上來。

送死也。喝聲未已。火炮一聲响亮。左邊衝出一標。白衣白甲白旗白號。當先一員大將。湯和。左邊鄧愈。右邊馮勝的人馬出來。右邊衝出那皂衣皂甲皂旗皂號。當先一員大將。胡大海。左邊趙德勝。右邊趙繼祖的人馬出來。把元兵截做三段。那先鋒看勢頭不好。急叫回軍。那軍那裏回得。及正驚之間。只見後面城中。又有赤衣赤甲赤旗赤號。當先一員大

將徐達左有耿炳文右有姚忠鼓噪而出。殺得那元軍血染成河。尸橫遍野。那再成挺出。夙音威風。駕着那追雲的黑馬向前把先鋒一刀取了首級。有詩爲証。

殺氣橫空下大荒。海天雄思兩茫茫。

血痕染就芙蓉水。骸枕堆成薜荔牆。

樹列旌旗千里目。江開劍戟九迴腸。

應知日鼠虛星現。處處旗開戰勝場。

元兵大敗。滁州因得安駐軍糧。公子一面遣人報知滁陽王會守滁州。不題。却說鐵冠道人。入已知公子駐兵滁州。一日竟進帳前說道。入善相將軍要相麼。公子因記前者柳陰中。鄧愈六人說叫過的道人戴箇鐵冠筭話。便迎他入帳。問道。人高姓。道號道人說我姓張。字景和。江西方外之士。將軍若聽我。我替你。說你若不聽我。說也無用。公子說。君子問凶。

不問言。正要師父直講。道人說聲音洪亮。貴不可言。但四圍潛氣如雲。行月出之狀。所喜者。準頭黃明。貫于天庭。直待神采煥發。如風掃陰翳。便是受命之日。然期也不遠。應在于日之內。但邊頭驛馬有驚氣。南行遇敵。切須戒懼。公子說。師父肯在此軍中。時時看看氣色。以知休咎。何如。道人說。我雖雲游天下。却也時常可來。你既有盛情。說便在此。也得自

後道人常在軍中聚會。且說滁陽王得了捷報。便留都督孫德崔駐禮濠州。即日自率兵到滁州。因命設宴與公子稱賀。且與衆官計功行賞。畢。次日設計攻取和州。却命張天祐耿再成趙繼祖姚忠四將領兵三千爲游擊先鋒前進。四將得令。望和州進發。直抵北門。搗戰城中元將也先帖木兒。急領兵三萬迎敵。直取再成。再成舞刀鬪上五十餘合。終是

元兵勢大。兩翼衝殺。我兵奔潰。姚忠接不復戰。恨後隊不繼。被元兵所殺。日暮幸天祐等兵至。又大殺一場。元兵方纔敗走。再成等收兵屯於黃泥鎮。損了大將姚忠。折去兵一千餘衆。兩人憂悶。說必須元帥兵來。才好取勝。且說滁陽王聞再成等敗績。因命公子率徐達、李善長及驍勇數千人。來到黃泥鎮。二人見了公子。備細說訴一番。伏地請死。公子大

怒。說元兵旣盛。只當堅守。取兵救應。何乃輕敵。以此敗誤。喝令斬首示衆。李善長說罪固當誅。但今用人之際。望且姑容。這番待他將功贖罪。二將叩謝出帳。公子甚是憂惱。徐達向公子身邊說。如此如此。不怕和州不得。此事還須耿再成走一遭。公子卽召再成。同繼祖上帳。徐達便各與緘帖一紙。再三叮嚀。說用心做事。再成等領計而行。徐達復喚鄧愈

湯和郭英胡大海領兵二萬去大道深林中埋伏。如此行事。分遣已定。又對公子說。末將自當領兵一萬。當先索戰。元帥宜與衆將將二萬兵殿後。次日兩軍對陣。元陣中也先帖木兒出馬說。若不急退。當以姚忠爲例。徐達說。大兵壓境。爾還不識賢愚。尚自誇詡。二人舞刀對殺。元陣上張國升禿堅帖木兒混兵直殺過來。徐達觀究轉馬便走。元兵隨後趕

來。未及廿里。只見元兵探馬飛報說。我們被趙繼祖劫了寨。火燒了營帳。那也先倒戈急走。只見兩邊伏兵並起。湯和鄧愈郭英胡大海夾擊而來。後面公子領了大軍。又直來攻殺也。先不敢回營。竟領兵奔至和州城邊。却見城上都是赤色旗幟。敵樓上徐達大叫說。也先帖木兒。我已取此城。少報前仇。你還來怎麼。此是徐達先着耿再成假作元兵待也。

先帖木兒出戰。乘夜賺開城門。取了和州。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裡捉金烏。那也先望南逃命而走。公子的兵正在追趕。只見當先閃出一彪兵來。勒馬橫鎗。問說來將何人。也先帖木兒說。吾乃元兵。被朱兵十分追急。若將軍救我。當有重報。那將軍大喊一聲。將身一縱。在馬上活捉了也先帖木兒。綁縛直到公子軍前。下馬便拜道。小可濠州懷

遠人。姓常名遇春。向聞將軍仁義。特來相投。特擒元將為進見之禮。公子舉眼一看。真個見

豹頭猿眼。燕額虎鬚。挺一把六十斤大刀。舞得如風似電。駕一匹捕日烏騅馬。殺來直撞橫衝。惹動了殺人心。萬馬千軍。渾如切菜。奮起那英雄志。銅牆鐵壁。倒若摧枯。黑着一片鐵扇臉。吃一聲那愁灞陵橋不

斷。轟起兩隻銅鈴眼。睜幾睜。甚虎牢關
難過。飛而食肉。世罕有封侯。萬里威儀。義
而有謀。天生成。拓靖乾坤品格。

稱讚難窮。有詩為証。

懸崖削壁倚天空。隨處將軍身可通。
氣爽明霞千嶂紫。威追斜日復天中。
池寒夜吐蛟龍氣。林响時疑虎豹叢。
忠武挺生天有意。至今人羨亢金龍。

公子說得及。下寨暗投明。三生之幸也。喝令
斬了也。先帖木兒屯兵城外。單車入城。撫恤
合城百姓。欣天喜地。正是滁和有福。仁先到。
神武多謀。世莫知。是日軍中筵宴。恰報滁陽
王傳令。加公子神策將軍之職。

王尊以公干將兼將軍之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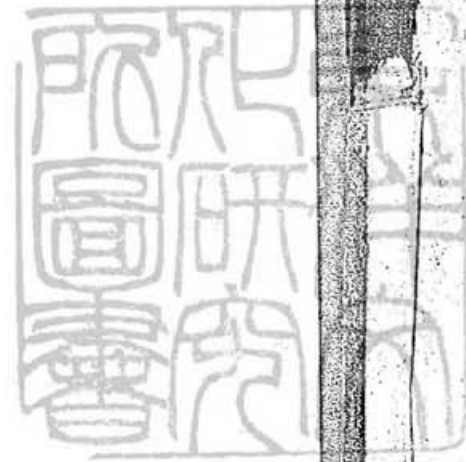
蘇進多蓄甘食快具日軍中饗宴命薛彭劉

合游百餘人天喜遊王長然味有醉三夫解

神了遊大神木與由共游少車車入游無聊

公子游入一乘車游三牛入游也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